

女怨

林燃
／著

第二章 夢境開始

做好全部保養後，她才開始享用那微涼的鮭魚定食，惠梨佳特意點了醃漬的小菜來配酒，並打開電視看看自己喜歡的大胃王節目。喝至有些微醺，她在洗漱過後便上床準備休息，臨睡前，惠梨佳定好了明天早上7點半的鬧鐘。

她閉上眼盤算著明天的計劃，喃喃自語道：「早上先洗個澡，再去自助餐廳吃早餐，然後化妝，10點跟潔子約在飯店門口。然後到百貨公司挑選禮物。新婚啊！要送什麼才不失禮呢？精緻的水晶杯和典雅的相框好了，這應該適合新婚夫妻吧！」

兩個人用水晶杯喝著香甜的紅酒，帶一點點酸，或許還有一點點澀，但沒關係！新婚嘛！還是氣氛最重要！

兩人再一起看著結婚照裡笑得幸福的美智子，啊！好溫馨啊！」

不知不覺，惠梨佳便迷迷糊糊的睡過去……。

第一夜。

柏原美和子穿著華麗的新娘嫁衣，這是一場日本的傳統式婚禮，服飾講究。

他們進到神社，讓神職人員與巫女，為雙方家庭在神的面前報告兩家聯姻，並舉行一系列的傳統儀式。

新郎金行隆良穿著最高等級的黑色和式禮服，而新娘美智子則穿著象徵純潔的白無垢，在衆多親友的祝福之下，完成婚禮儀式。

惠梨佳完全沒意識到自己在夢中，只是隱隱的感覺，好像參加的新人不太對，她喃喃道：「不是美智子的婚禮嗎？怎麼變成美和子了呢？」

同時惠梨佳也聽見有人在小聲的談論著。

「美和子可是巫女，她怎麼能嫁人呢？這對神明來說是一種汙辱。」

「可不是嗎？這個金行隆良真是太胡鬧了。」

「別說了，金行家六代單傳啊！還是從京都來的貴族，怎麼可能讓他入贅？」

「不入贅，就不要娶女巫啊！敗壞規矩、敗壞規矩！」

「京都？怎麼會跑來我們這種鄉下地方？」

「不知道啊！好像……得罪貴人了吧！」

「哎！兩個人相愛了嘛！有什麼辦法呢！聽說，美和子做了很大的犧牲呢！」

惠梨佳有些訝異自己聽到的，抬起頭看了看那對新人，多麼的郎情妾意，恩愛非常啊！不



自覺又喃喃道：「很相配啊！爲什麼不祝福他們呢？」

沒多久，惠梨佳便聽見手機鬧鈴聲響起，她按下「不再提醒」便起床洗漱，準備下樓吃早餐。

她並未在意昨夜的那場夢，儘管那夢境是如何真實、如何清晰。

惠梨佳拿起行李箱中的一整排小香水，一瓶甜美的柑橘味香水，還有一瓶綠茶薄荷的香水，將兩種味道噴在自己的手腕上，一前一後的，又將其混合抹在脖頸上。準備就緒後她便下樓，在飯店門口等待潔子的到來。

惠梨佳遠遠看見潔子的車，她開心的揮了揮手，剛坐進副駕她便熱情喚道：「潔子醬，今天也很精神喔！」

「惠梨佳醬，今天還是那樣卡哇伊ㄟ。」

兩人說說笑笑了好一陣子，才來到百貨公司採買美智子的新婚禮物。當她們買好心儀的禮物時，惠梨佳的手機響起。

「媽媽，我在日本啊！想來媽媽的故鄉，拍有靈氣的風景照回去。」

「沒有啊！我睡得很好。」

「媽媽，妳太多心了。我跟潔子在一起呢！先掛啦ㄟ」

潔子歪著頭看向惠梨佳，面無表情道：「妳媽又催妳回家嗎？她好像不喜歡妳離她太遠。」

惠梨佳俏皮的眨眨眼：「我還當我是孩子呢！剛剛還擔心我晚上睡不好。」

「羨慕，妳爸媽都超好的。」

惠梨佳望向不遠處的一間咖啡廳，「我們去喝點東西，休息一下吧！」

第三章 牛山子祠

兩人來到咖啡廳，聊起往事……

惠梨佳攪拌著剛剛送來的拿鐵，將奶泡均勻的攪散，她噗哧一聲笑了出來，「還記得以前都沒有人去找妳吃飯嗎？」

潔子或許是想起從前，半捂著嘴也跟著笑了，「啊！抱歉，那個時候也只有妳膽子夠大，拿著三明治和咖啡，就跑到解剖室來找我。」

「是啊！我那時候到底怎麼想的？」

潔子拿起果汁，她喝了一口繼續說道：「那時候也沒有人敢和我合租公寓，都嫌棄我身上



有死人的味道。」

「哪有啊！潔子最香了，明明是那麼愛乾淨的人。」

聊到這裡，潔子突然有些落寞：「妳還常常開車帶我去佛寺換平安符呢！」

惠梨佳像是想到什麼，又小心翼翼問：「那……妳現在還會遇到嗎？」

潔子搖搖頭：「畢業後就沒有了，或許是那陣子我時運低吧！」

買完禮物潔子開車送惠梨佳回到飯店，並約定了後天再約會的地點。這次是美智子的婚前單身派對，而明天潔子答應要陪妹妹去逛街，所以沒辦法來找惠梨佳。

惠梨佳很能體會潔子的心情，畢竟法醫的工作很忙，她也是難得回國一趟。

惠梨佳回到房間，這次她點了冰鎮的紅酒，拿出在小7買的起司跟巧克力。她靦腆的笑著：「這些東西，就當晚餐吧！」

照慣例她還是先沖洗後才泡進裝滿溫泉的浴缸裡，逛了一天的百貨公司，她的腳又痠又痛，泡了半小時才覺得自己又活了過來。

惠梨佳披著濕漉漉的頭髮，只穿著浴袍，她靠坐在單人沙發上愜意的喝著紅酒，聆聽著莫札特〈D大調奏鳴曲〉。

她閉上雙眼去感受每個音符中所蘊含著的感情，在搖頭晃腦中漸漸沉入夢鄉。

第二夜。

柏原美和子懷孕了，她捧著高高隆起的腹部看起來很幸福，望著金行隆良的眼神還是那樣的充滿甜蜜。美和子輕撫著肚皮，笑得天真爛漫，「隆良，我肚子裡的孩子，你打算幫他取什麼名字呢？」

隆良抬起他稜角分明的下巴，顯得很是意氣風發，為金行家有了後代而感到驕傲。

「那還用說，當然要取名為『武』，他是我的第一個兒子，就叫『武一』，第二個就叫『武二』。」

美和子一聽，有些擔憂，卻又換了張笑臉輕輕柔柔的問道：「那……如果是女兒呢？」

誰知這時隆良眼神突然犀利了起來，「沒有這種可能，美和子，收回妳的話。」

美和子愣怔了一下，隨即反應過來，便趕忙附和道：「也是，隆良的種必定是良種，也必定是能傳承金行家的子嗣。是我多言了，之後我會多努力為金行家多生幾個優秀的男子。」

隆良點點頭看似十分滿意美和子的說法，疼惜的一把將她擁入懷中。

時間很快又過了三個月，美和子每天都會回神社祈禱，雖然她放棄了巫女的身分，但她的叔叔和堂妹都還在神社。而堂妹也接替她成為新的巫女。

美和子這天也如同以往的去神社祈禱，突然，一腿間流出清澈的體液。一旁同在神社裡拜



拜有生產經驗的婦人見狀，便知道美和子馬上就要臨盆，便隨即差人通知產婆，又將美和子送入神社乾淨的廂房內。

她痛苦待產了一天一夜，終於在羊水流盡前生下一個兒子，美和子欣喜的望向襁褓中的嬰孩，由衷的感謝神明保佑她平安生產，而且生了一個金行家最爲看重的子嗣。

這時等在外面的隆良也十分高興，抱著兒子便匆忙跑回家，也不管產婆後來的叮囑。

他只知道，他的兒子從小就該享受金行家致高無上的尊榮，絕不能屈身待在這破舊的小小神社，哪怕他只是一個剛剛出世的嬰兒！

第四章 持續的惡夢

美和子一個人被丟在神社廂房，而她歷經生死才產下的骨血，就這樣被丈夫給抱走，甚至臨走前沒有和她說過任何一句話。

那瞬間，美和子好像突然懂了些什麼，她冷靜下來，似在細細思量著未來的日子自己該怎麼過……

其實，一開始美和子並非自願嫁給金行隆良的，只是自己父親被公公抓了把柄，她迫於無

奈下，才不得不放棄巫女的身分，嫁於隆良。

而金行家也不知道是從哪方陰陽師那裡得知，說美和子必定能為金行家產下有出息的孩子。只有一點，隆良此生必須唯有美和子一妻，若是納了妾，則後患無窮。

叮叮叮！手機鬧鈴響起。

惠梨佳睜開眼皮漸漸甦醒，這時她感到有點奇怪。

「美和子？隆良？好熟的名字。」

但她沒有多想，照著自己的步調洗漱、用完早餐後，她才坐著電車來到附近的海洋公園，抓拍幾張美到不似實景的照片。那在寶藍色湖水裡爭奇鬥艷的魚群，激起她不斷按下快門的衝動。

直到午餐時間，惠梨佳的手機再度響起。

「卡醬，我很好哦！明天跟美智子有一個單身party，後天她結婚……嗯！鳴，等潔子的假放完吧！大概一星期後，我就會回去了。」

「啊！啊！卡醬，妳放心。我睡得很好啊！沒事的，有問題我會跟妳說的，絕對。」
掛了電話她休息到下午，惠梨佳又跑去拍了高塔，那算是這一區最具有象徵性的地標。



這樣忙碌了一整天，她再度回到飯店。她放好溫泉水後泡進浴缸，邊拿出面膜邊喃喃道：「明天就是單身party，要好好保養一下，帶盒眼膜去好了，金箔的那盒，希望她會喜歡。」

明天美智子是在出嫁的飯店舉辦單身party，她的家太小了，去別的地方又怕夫家多心，這間飯店有她的親戚在裡面當經理，大家喝了酒玩鬧起來也比較安心。

正當惠梨佳沈思到一半時，突然又是一陣暈眩，那股噁心感再度襲來。

「啊～一定是這兩天喝太多酒了，那今天休息吧！」

惠梨佳並未在意，繼續著她的泡澡大業。之後起身做了去角質，還敷了一層面霜，沒到3分鐘就將其刮掉。這時惠梨佳重新放了熱水，再度泡進溫泉水後她又用了張面膜敷上。

惠梨佳覺得去角質後再用面膜，臉才不會發癢。15分鐘之後，她又拿起玫瑰粗鹽去身體的角質，接著沖了冷水。

惠梨佳非常喜歡這種皮膚緊繃的感覺，哪怕有人說她這樣的保養方法毛孔會堵塞。她漫不經心的拍上身體乳液，看了會兒無聊的電視節目。

有些心慌的惠梨佳頓時失去食慾，她漫無目的的東張西望，像想替自己再找些事做，卻在一瞬間軟倒在床，昏昏沉沉的睡了過去。

第三夜。

金行武一成年後，很快家族便爲他尋到聯姻對象。而他即將迎娶京都山田家的長女——麻里亞爲妻。這些年因爲隆良早已對美和子有過承諾，此生絕不會再納小妾，所以金行家目前也只有美和子這個女主人。這是麻里亞選擇金行家的原因之一！

婚禮當天美和子欣慰的看著兒子、媳婦舉行婚禮，新娘子穿著比美和子當初更爲高貴、華麗的傳統和服，純白無垢，但在領襟邊的雲彩紋圖無一不是在提醒著，這個新娘的身分並一般。

山田麻里亞和金行家同樣是出生京都貴族的旁支，或許對真正的貴人來說，他們的身分並不算得上什麼，但對福島這樣的地方來講，那樣的身分足以算得上是貴氣驕盈。

同樣是在神社舉辦的婚禮，但此時，美和子的堂妹風櫻，看著美和子的眼神中卻出現了閃躲……

美和子隱約感覺到了什麼，卻閉口不言，心裡卻是暗暗有了猜忌。

這些年，美和子只生下武一這個子嗣，還有一個女兒千鶴，爲了免除千鶴被聯姻控制的命運，從小她便將千鶴交給遠嫁大阪的姊姊扶養。她的姊姊智美子因多年未曾孕育一兒半女，早已被丈夫離棄。